蘇米譚史廣

ORIENTALIA
CHINESE
B985.1
S111K

V
B985.1
S111.K
C383

1

煙雨山房藏刊

蘇米譚史廣

龍光堂兌客

279064
April 8, 1929

蘇米譚史廣序

何偉然曰、士手說於兌也嘗祀東方朔淳于髡李白諸子舉優孟優旃輩配享置蘇米廡下凡語通靈即焚香致告設爲虐于唇造妄于舌有媿前脩遲以無間獄故遇諸子餘慧如寶手菩薩開我青蓮無不如意猶日親蘇米二老同靈共照明珠在衣獨惜鈍根人一貧齒牙生活鸚鵡能言反拙人趣自非收其譚屑約之典章二老幾爲滑稽剝牀肩吾氏有憂焉史

其譚使譚者便作史想廣其史使譚者不復更餘譚想其人非史未可容易譚也然惟二老自可史之必可史而後譚天下無譚矣嗟乎有竅而生寧惟混沌無竅而奏何擇宮商卿法我法請從所安蘇之紫微玉堂也何以珠匡儋耳也米之天子捲簾而動色也何以洗去火藻而祓職也二老且懼史者譚之矣請弄宜僚之丸以合兩家之美

注襄賢曰天地古今一史局也亦一譚資也舉世不以莊語語則譚言微中可以內外無障矣用史巫紛若何暇清譚哉昔蘇米二學士文章丰骨稜縫更無未盡其攝身應世往往得之虛實實虛動靜靜動之間故其留詛盟而發機括者每能當世波而巧電轉使當之者或愧而不能恚或激而不能撓說者謂程朱輩全少此一段而范文正公躬爲詭譎以率朝士非與蘇米相合轍哉大凡學問到極深處其言語正自淺淺都近人情則茲公差可步矣郭肩吾之績此

879064
April 8, 1920

也意在是乎若夫別業清辰良朋佳話巵酒甌茶間倘以此緒而用之則抛書枕書有吾東坡南宮在賓主盡東南之美矣

俞恩燁曰余入國門讀星源汪蔡子機警編語語得機事事生機而始爲天下國家見措大幹局旣而讀宣州郭肩吾蘇米譚史廣譚者非禪則譚者謔或譚山川譚神鬼而又爲宋家南北識屐虎深淵何居嘻譚者機也機而入於機則造造化化皆爲利益譚而

出於機則咳咳吐吐盡成危端惟危端措於譚而人與天下國家俱危惟機鋒無不至而天下國家與人俱利學士泣故主之眷博士笑簾下之墨豈不欲肩危任鉅者而危機在前非譚莫釋則譚也實機之微也故不韻者不譚而譚者皆韻韻中之機若天籟時投無與人事而又何危乎然尤流離轉徙幾至不測其於機何如也是集也肩吾感出世而譚以機隱蔡子將入世而機以譚著皆與二公同游於機者乎

吳從先曰野狐參禪於口頭法華生香於舌底總出齒頰竟岐因緣與其折松釵作塵何如擊玉磬清聽世人誤認晉人斷斷慧根毒龍在咮嬉笑法輪轉成怒罵不知有晉安知有宋若知有宋則蘇米二老舉足風流政不必求之晉人而一言一字可歌可泣能作是觀者肩吾其人收其譚而歸之史史之者其有經世之思乎蓋求道學於風流復以風流還道學肩吾晉人耶宋人耶觀是集者其收野狐之口而廣法華之舌乎

王山曰或曰天有史乎曰天之日之月之星辰之變而爲春爲秋是天之史也曰地有史乎曰地之水火之土石之變而爲生爲殺是地之史也曰人亦有史乎曰人有史焉其言動之淑慝者是也是故古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左右史左者司言右者司動所司雖不同同得經紀其淑慝以鑒諸天下後世而已故史也者天子諸侯所專名者也肩吾氏萃蘇米兩公

之巵言以悅天下之口命名曰談史都門爭懸之茲拾遺廣其不逮復如舊名而令序於余余以蘇米兩公之不可以天子諸侯埒於義且較然而肩吾廼以史系兩公以兩公之談系史是明以天子諸侯埒兩公也肩吾盍商之肩吾曰所謂史者談而已矣非敢以天子諸侯埒兩公殆將謂兩公之不能無所談徧天子諸侯之不能無言動耳是以命其談曰史蓋仍以兩公之談史兩公非敢以兩公之談史天下後世

入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也

沈壽崑曰蘇米才情丰骨栩栩乎仙也他不具論即謦咳間禪那玄理調謔風流令人領取神思躍然吾儕沉酣二老者雅推肩吾氏才情丰骨不減二老惜世無歐陽諸公識拔令半生慨髒豪氣莫吐時對二三知己把酒問天狂呼叫跳謂世事如此如此安得不如此斯言有謂哉然自盟無蘇米之遇不可無蘇米之豪將藉蘇米以不朽因集譚史廣以寄其傲余

竊謂肩吾欲藉蘇米不朽。蘇米還藉肩吾以不朽也。且肩吾之豪不異兩仙。其遇豈兩仙異耶。余更執此爲左券矣。

濮陽士彥曰、予髫時、得肩吾刻蘇米譚史奉一冊如獲琅函把玩不能去手。今年同事南雍庚見其廣捧讀之喜不自禁如接嚴賓之後對我好友沉酣之餘對驚雷紫茸細細尋味神爲爽心爲怡也。

周本正曰鶴唳跬鳴等一聲響而聽鶴者神遊天外至鼓吹兩部則三字對先生出牛荅馬徒促人嘔穢米二老空中傳籟天竅都靈片語驚人至今案間發響若品不兩老漫然喉舌吾恐斤不削入繩不直木矣廣者曰口中萬吞吐莫道一倍字芻豢離喙脣氷雪滿牙齒即此爲善譚即此稱善史。

徐日覲曰舌不可波也世吻刺如矛余避謝不遑敢譚史伊優宴嫉媚語如脂弄語如滑巢豪有力之一目赧焉羞之矣今取蘇米以譚且爲史而廣之舌不

多燄哉雖然才不俊者語不逸識不廣者語不達我讀古人書莊語矜其神冷語沁其情蘇之達米之逸作世法觀均余藥也咀偕如咀泥而戛戛揚蘇米之波人不詬歟

戚希瑗曰余嘗墜言和霽之譚宜溫欝蒸之譚宜勃朗冽之譚宜肅凝結之譚宜凜大都善譚者趣在譚表溫也勃也肅也凜也咸趣也王戎之譚禍晉江淹之譚害陳若長公譚而司馬讓規南宮譚而章蔡歛鍔嗚呼傑矣

徐暾曰蘇爲百丈虹米爲百竅風不惟其奇惟其氣不惟其意惟其情聯牘皆雲片言等煜也人劣今異古江左淸言莫不口之漂說于今且宛舌矣茲之史廣箴世夫

徐造曰新婦入帷三日不得聲以忸也丈夫磊磊歛氣匿屏間不愧魄乎肩吾譚史廣見嘻咲文章怒罵皆丈夫烈也

張一紳曰往見秀山坊中刻蘇米譚史一書其爲帙無幾友人爭得之一時紙貴予每把玩津津不置意編是者必襟期曠遠磊落不羈之士雅尚其風者久之一日遊白門晤於曰從齋頭從旁詢名姓知爲肩吾氏相與抵掌而譚舌鋒譚刺令人驚怖乃知其與蘇米合神故肖速也復出廣一帙見示余縱觀之猶河漢無極一過一傾倒因爲之訂交而從史其梓

梅士俶曰襲讀譚史如青蓮花香溢于鼻其刺世處

案前猶狂欲吼廣若譚而蘇米之豪宛在睫矣肩吾不步蘇米之塵印蘇米之神者耶

丁益高曰繪花不繪馨繪月不繪影閱兩公譚史廣而韶倩超佚可可心目其率然而吐直令花香月色別作一番想解齷齪人未可供半睫也文長曰石頭五色爛如花女媧石笋高能許

梅士旂曰烏臺以譚灾也南宮以譚躓也啓蘇米於今恐當艮輔茅閉舌而纖趨不如直行其意肩吾之